

現代文學叢刊

小菊

上冊

予且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現代文學叢刊

小菊

予且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小菊

一

現在，我要講的是幾個平凡的人和幾件平凡的事。

平凡的人，是不值得說的，平凡的事，也是不值得記載的。但是社會上平凡的人太多了，我們捨去他們，倒反而無話可說，若單爲幾個所謂偉大的人物，稱功頌德，這是那些瘟臭的史家所做的事，我不願做！

你要看麼？請你看下去罷！我要不使你的腦力過分被人名所煩攪，我只用四個人的名字，一直寫下幾十萬字，敘述一篇簡單的事實，襯出這個時代下幾個青年的心情。

二

五月，正是我國家多事之秋，蕪湖的學生會，在這時候也就愈形活動。揚子江邊的獅子山的頂上，一所教會學校叫聖雅各的，也被這時期的潮流沖入，不得不選舉一個代表，去加入本地學生會。

這個當選的代表，名字叫做亦吾。一個勤儉誠樸的中學生。兩年來在聖雅各中學所受的教會教育，將他的

勤儉的本性上加了沉靜，誠樸上加了純潔。

他是一個老實人，却從未予人以癡呆的印象。他是一個好讀書者，但從未因分數的多寡，露出絲毫的稚氣。他不善於交遊，却從未得罪過一個人。他不是一個嗜體育如命的，但他的身體各部的發達，却非常調和而適宜。他這次被舉為代表，却毫無代表的野心，但他也無辭職的技能，他幾次思量辭去這代表的職務，終以無法而中止。他想他幼年喪父，是他母親唯一的愛子，他母親幾次叮囑他不要參加各種運動。今日卒至無法順承他母親的意旨。他是一個正直的人，他不忍捨棄對大家的責任，只得毅然前往。

學生會在城內人家一所大宅子內，會場是一條狹長破爛的屋子，中間設桌一張，旁列長凳。亦吾進去的辰光，已經有各校代表在座，最引起亦吾注意的，便是某女校代表黃小菊女士，他記得從前在陶塘泛舟時，看見過的，穿着白色藍點子花的衣服，有覆額遮耳的短髮，溫柔的笑靨，烏黑的雙眸，苗條的身段，還有那長統絲襪下一雙軟底的皮鞋。

亦吾只覺得身體上有特殊的變化，癡呆，興奮，自己也辨不出是何等的意味。他進門時，只見小菊對他望了一望，隨即將頭低下。他簽名的時節，他深知小菊目不轉睛地看他寫完了亦吾兩個字。

這種無意的動作，本不足輕重的。而亦吾憑空地覺着好像自己已增加了不少的力量。他先報告了本校狀況，末了便和他們討論會中的事務。會長是個激烈人，他對於抵制××的事，主張武力解決。而亦吾的主張，則係和平解決。並痛陳武力的三大害。末了會長徵求女校代表的意見。小菊便立起來說：

「我對於亦吾先生的提議，深表同情！」

她這話等於銀鈴之響於幽谷，全場的空氣，似乎都偏向於亦吾的提議了。亦吾自己差不多亦覺得莫知所

措。他只覺得自己的理由，分外的充足，自己的力量，益發的增加。他復將他的理由，加以申說，在短期的沉默中，會長的態度一變，將身上的徽章取下，向桌上一放說：

「兄弟才疏學淺，謬承諸位的盛意，舉兄弟爲會長，自任事以來，一切均屬順利，推其原因，由於和衷共濟。今以抵制一事，致本會中有意見不合之處，兄弟自思，如若勉強接辦下去，必無好結果。故今日正式向諸位辭職，請另舉賢能，當此重任。」

他說完話，大家便呆了。這時候會場的空氣，又似乎由亦吾而轉向會長，挽留他，請他打消辭意。於是大眾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請會長打消辭意，我們仍舊是和衷共濟，一同向前奮鬥。」

「本來一事之成功與失敗，是要先看我們做事的人對他態度如何！」會長氣忿忿的說：

「本會之有今日，難免會中分子沒有受過外界帝國主義者之愚弄，使我們內部先行分裂。據我們的議案，此後的方針，便是罷課。罷課一事，不單是我們學校校長所懼怕的。尤其是教會學校所最不能忍受的事。若我們內部意見紛歧，罷課從何做起，所以我看今日的事，不是徒然對於抵制運動有防礙，乃是我們學生會破壞的象徵。」

這時會場空氣，愈覺緊張，愈覺沉寂，羣衆都向亦吾望着。

小菊臉上變了色。亦吾真忍不住了。向會長說：

「亦吾對於本會會務，抱鞠躬盡瘁之心，至於一事的利害，兩方面是均須顧到的。會長所說的是利的一方，我所說的是利害的比較，施行與否，惟在大會，我個人是無權支配大會行動的，自問口才和思想不如會長，至於愛國，則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也不是例外。」

「那末，亦吾先生對於罷課意見如何？」會長很急切問。

「至必要時，當然要罷的！」

「設使貴校當局不許，將如之何？」

「敝校雖係外人所辦，讀書的仍是中國人，中國人能做的，敝校同學無不能做！」

小菊女士也站起來說：

「今天的會，是辦事的，不是辯論的。我以為我們果能全體罷課，則聖雅各當不能做一個例外。這一點請會長不必在此時討論，我們仍舊合力同心，向前去做。」

會長想了一刻，忽地笑起來，復將徽章掛上。

「我們還沒有吃飯呢？」

「飯早已擺上桌，菜都要冷了。」

「我們還是去吃飯罷！吃了飯再做事！」

小菊女士說吃不下。

亦吾也不想吃。

三

吃飯的人都去了。

不吃飯的人，坐在一處，心中別有意境。

亦吾將剛才的話，儘管在腦中盤迴。小菊似乎在那裏回憶泛舟的情趣。他看着她頭低下了，腮邊透露微紅的顏色。他看她整理衣裳，看她扭頭向外，他看她局促不安的等等現狀。心中愈加不寧。他幾次想問她爲什麼不吃飯，終於沒有勇氣開口。

這種相對無言的境遇，亦吾捨不得拋去。同時又不能忍，他心中盤算好幾回，始終沒有捨得離開。

飯吃得很快，他們已經轉來了。會長仍要貫徹他的主張，自己率領着會中辦事人員去和商會武力交涉。亦吾是不主張武力的人，仍舊叫他留在會中。因爲武力的結果，兩方不免有受傷的情事，故也不叫小菊去，這是會長體念女同學的一片苦心。所以飯後會議的結果，是亦吾和小菊二人共守那間小屋內，靜待他們的回音。

這個結果，更使亦吾難過。他沒有技能和會長爭辯，他又捨不得丟棄這次和小菊在一塊的機會，又怕和小菊在一塊沒有話說，便愈覺難過。他儘望着小菊，不發一語，小菊的頭，只是低垂着，剩下那段粉白柔嫩的頸項，與窗櫺透進的日光，互相輝映。

會長說完了話，便匆匆地走了，一羣人隨在他後，猶如一羣軍隊，準備去迎敵一樣。登時會場中空氣由嘈雜化作枯寂，由枯寂化爲沉靜，由沉靜化爲甜蜜。

那溫暖的陽光，仍舊從窗櫺射進來。還有那一陣陣和煦的春風，流動在屋子裏，便愈覺得柔和有趣。在理，處於這一個地點這一個時間，亦吾的心裏，無論如何，總比泛舟時格外的佳妙，格外的溫和。然而在實際上，他此時心裏，比任何的時節，格外的難過，格外的侷促。他不忍捨棄這個地方，但他又未敢久居。

他幾次想離開那所屋子，又恐他們在外面鬧出事來，會內無人援救。又怕有人來報告消息，又怕有其他團體來接洽事體，最可怕的，就是他去了之後，豈不是剩下小菊女士，空房獨守！

他不敢啓口問小菊女士願不願久等於此地。他也不敢叫小菊先離開此地，因為小菊並沒有何等的表示。他始終的愁着想，果真小菊乍然離開了此地，自己一人豈不是更加枯寂而無生氣。

他接續着想，別是小菊不願離開我囉！小菊或者很願意和我在一塊，所以她不要走的意思。他想到此處，心裏敦促他向小菊說話。

說什麼話呢？他心中幾次的思量着，他臉紅了。坐在那裏，侷促不安。他翻開簽名簿，翻開記錄，前後地看起來，去，差不多已經要看熟了。話仍舊沒有說出口。不過他却發現了一點可注意的地方。就是黃小菊的簽名，一共只有兩次。

亦吾心緒這樣的不寧，又生怕小菊看出來，他幾次偷看小菊，見她先看看窗外，後來便將頭低下來，一刻她又將頭抬起，卒望着對面破敗的牆壁。忽然將手帕取出來擦眼。

亦吾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愈加不寧。他明明看見她是在擦淚，始終未敢問她，他想了半天，方迸出了一句：「蜜斯黃，你今天心中莫非有什麼事？」

這句話問得是很突兀的，亦吾說出之後，心中亦深自懊悔不已。然已經說出來，無法彌補了。他現在並不希望她有善意的回答，只要不生氣，他便心滿意足。

「我看學生會的前途，是很悲觀的。既沒有組織，又加上各種不同的意見。」

這句話引起亦吾心中極大的同情，他由恐懼一變而為喜悅，自己的情感，似乎已經脫離了羈絆，便接着說下去：

「組織談不到，只不過是賈人政治罷了。蜜斯黃聽見的，今天我並沒有說錯一句話。我只述了幾個害點他，便要辭職。並且還提出敝校不願罷課的話，他如此，不過反對我就是了。」

他說過了，想想實在沒有話說了。他又回想他這幾句話錯不錯。想想也沒有什麼錯，但是聽覺得不好，不好，也沒有法子，可以比這個更說得好些。

「罷課的事，照今日的情景看來，恐怕是要成事實的，假設要成事實，不知貴校那方面究竟有沒有難處。」亦吾現在真處於困難境地了。他早先以為不說話是難過的。現在感覺着說這樣話，便愈覺得難過。他深知罷課一事，校中決不允許，此外尚有許多同學迫於教會的勢力，也不願意罷課的。恰巧現在又逢小菊問他這種話。他若回答不能罷課，顯見他口不應心，和以前說的話根本衝突，以後在會中便失去地位，為大眾所輕視，尤其是小菊，此後豈不要笑他為無能之輩。他心中只管盤算着，經不起小菊的眼光催促他。他不得不打起勇氣向她說：

「罷課不僅是成事實，即使不成事實，也得要使他成事實，敝校方面，雖有種種困難，我不能因有困難而中

止。我相信以我的能力，足使他們跟隨大眾一致行動。」

他說這話時是很虛心的。偷眼看看小菊，見她也沒有表示何等意見。他心中只是疑心，疑心小菊不相信他的話。

「蜜斯黃對於我的話，有點不信麼？」

他很急促的問。

「那是不會有的事，這件事本是困難，各校都有困難的，事的成功，則全靠代表的能力了。聽說你在校中辯論，很受人歡迎的，可見你是很得大眾信仰的。」

亦吾的臉紅起來了。他想小菊如何知道自己辯論的事，他想前次辯論的時候，曾經被主席取消資格，不知她曉得麼。想到此地，臉便更加紅了。

那太陽已從窗櫺移上牆壁，亦吾始終未敢問小菊如何知道他在校辯論的事。

四

相對無語，是人們所不能忍受的事，尤其是一對青年男女。

結果，還是亦吾讓小菊先行回校，自己在那裏守候。小菊順從了亦吾的意思。小菊臨行時，面上滿露着感激的容顏，心忙意亂的亦吾，一毫不能感覺得到，他只覺小菊去後的孤寂，孤寂而無生意。

小菊走了，房內更覺得黑暗，夕陽漸漸落下去，時光將一個大黑暗的罩子，罩在亦吾的頭上，使他發生疑慮，

憂愁，彷徨的感覺。

那間辦事室，本是人家一間破屋，從窗子望出去，正對着人家的廚房，亦吾呆坐在那間房子內，眼望着那煙囪的煙一縷縷地飛入空中。那歸來的林鳥，也在樹頂上匝飛未息。他回想小菊的容貌，身材，那泛舟時的趣味，和剛才說話時的情形。

孤寂使他不能再容忍在屋子內，便信步的走出去，穿過人家甬道，走進了一間破敗的大廳，大廳上並無桌椅，只剩下一頂綠呢大轎。

夜色漸漸沉下來，亦吾既不思飲食，也不敢歸去，他只昏昏的思前想後。

他如今覺得小菊臨去的秋波，深露出感激的意思。他覺得小菊處處表現着是幫他的忙。就是末了問他罷課有沒有難處，也全是爲他設想的。他想到此處，便感激小菊不已。於是他便聯想到小菊的容貌是如何的美麗，身段是如何的窈窕，小菊的聲音是如何的柔和。小菊的見解，是如何的透徹。他想他自己不該太孟浪，一口答應罷課的事了，他當時答應，是怕小菊笑他無能。如今答應而做不到，那豈不更壞！

他想起校中開會時的情形來了，他眼見着有數數人不肯出會費，許多人主張上課，許多人在臺下唧唧噥噥的反對他，又有許多人罵他獨斷，更有許多人紛紛地退出會場。

他自己被校長喊去，當面罵了不算，還開除了他的學籍。他出校長室的時候，有許多同學在那裏笑罵他。更有許多的同學圍着一兩個教員，聽那個教員講述種種不能罷課的理由。他眼看着庶務員勒迫校役將他行李捲起，送至校外。

他覺得他自己已經回家了。母親用一副愁苦的容顏對着他。舅舅向他拼命的罵。說他如有能力，便該使大眾一齊離校，如今他們上課，獨自一人被開除是世界最無能力的人。

他越想越急，小菊的印象，早已不見了。他在那所廳內踱去踱來好些時，却沒有得着外面一點消息，也沒有找他。

他的體力也用盡了，腦力也用盡了。既沒有得着任何的消息，也沒有看見任何的人。夜色却愈深沉了。他自己的一切，一毫未得着解決的方法。他也不想回學校，也不想出來。最終的結論，便預備在轎內，借宿一宵。

亦吾不是神經病者，只不過因一時憤激，被迫而出此，他糊亂的上了轎，黑漆的四周，也看不見什麼灰塵。他想橫豎自己穿了破舊衣服，弄污了也不算一回事。但是這種思想，只在他腦中過一遍，便悄然飛去，他的注意力並不在此。

他進到轎中，便用手摸轎的四周，他覺得左邊有放痰盂的地方，右邊有放水煙袋的地方。他想這頂轎子不知是前清那一位大員坐的，當他坐這轎時，前呼後擁，多麼威武，我如今坐這轎時，乃是如此的可憐。他想到此地，猛一抬頭，轎上落下一陣灰，他的眼睛被迷的幾乎要流下淚來。當他伸手到懷中取手帕時，便追想到小菊取手帕的光景。他想小菊取手帕擦眼，決不是流淚。她不會為學生會事體的紛擾而流淚的。或者因為窗外風沙吹入迷了眼睛而如此的。那自己便不該問她心中有什麼事了。以一個青年男子問一個青年女子心中有什麼事，這是唐突，這是不道德，他以手搥頭，算是自罰，他搥得很厲害！

然而她並不以為唐突，他又自己安慰自己說。她心中是有我的。她處處地方維護我，她看我簽名，幫我反對

會長，後來還問我罷課可有難處，最後還鼓勵我向前奮鬥。

她的意思不可磨滅，她的主旨，我一定要遵行的。況且，罷課是愛國的事。外國人不主張罷課，因為他不是中國人，省立學校校長不主張罷課，為的是他們自己的地位和飯碗。舅舅罵我不過是因為我沒有能力，我如能以一人之力，鼓吹罷課成功，便是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。至於母親的憂愁，不過是為我個人的前途。我的前途不是我的學校可以拘束的。我要做一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，不怕社會上沒有我立足的地點。這樣便是孝順母親。況且，這件事小菊還講我有能力，若有別人相信我能做，我自己又做不出，豈不要被小菊恥笑。

赤吾坐在轎中，思想的結果，自己以為得着很有價值的結論。他的思想整理的方式是：

罷課是愛國的事，

愛國是青年人所當為的，

能愛國便是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，

我要做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，

我要愛國；

我要罷課。

舅舅罵我沒有能力，
能罷課便有力量；

母親爲我前途憂慮，

有作爲便有前途；

能愛國便是有能力有作爲的青年，

我要愛國；

我要罷課。

~~~~~

我有能力使全校罷課的

證明一

小菊女士相信我；

證明二

我自己也相信我自己；

證明三

他們既舉我爲代表，當然要聽我的話；

證明四

我的演說辯論深得大眾的信仰。

能做而不做，便不算一個有作爲有能力的青年。

我一定要做一個有作爲有能力的青年，

我要愛國；

我要罷課！

他思想整理起來了，心也定了。結論是：

罷課！非罷不可！！

有這樣的定見在他心中，便無暇顧及轎中的灰塵，兀自昏昏睡去。

## 五

熹微的晨光，已從轎窗透到亦吾的面部。院內的樹巔小鳥，也一個個起來跳躍歌唱，教堂裏鐘鐃的鐘聲，驚醒了亦吾的好夢，他覺得精神和身體概都恢復原有狀態。不過今日的亦吾，似乎已覺得和往常有異，往常是個沉靜的人，今天他面上雖仍舊沉靜着，但是心上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潛伏的躁急和煩悶不安。

他急急的離了學生會，一直奔出大門，走到城西去乘人力車回校，坐在車上，心內愈加不寧，他覺得他完全上了他們的當，害他等了一夜。蕪湖的路本來不平，再加車夫慢吞吞的拉着，車身的顛簸，越發增加他的不安。那可愛的早晨，一毫未能激起他的興味。

他到校時，已是八點鐘了。校門口遇着三五蓬頭及睡眼惺忪的同學，他也不高興去睬他，一直奔到洗臉房，胡亂洗了一陣，便到課堂中去。

「學生會怎樣？」

一個同學見他進來時陡然地問他！

「昨天和商會武力交涉！」

「武力交涉！那是要出事的！」復接着說：

「我們課罷得成嗎？」

「大約可以的！以後的結果怎樣，我們那裏預料得到！」

亦吾說話時露出不安的狀態！

「罷課便好了！這樣沉悶的天氣，還唸什麼書，還預備什麼大考！」

亦吾聽了這句話，似乎引起了特別的注意，便說：

「罷課也不是一校的事，是全蕪湖學校的事。雖然有礙學業，也是沒有法子的。你看是麼？」

「你真是一校的事，這個時節，誰不願意罷課？（一）大家現在讀不得書；（二）晚間自修蚊子咬脚；（三）大考快到了。罷課誰都贊成，我首先贊成！」

亦吾也沒有答話，遠遠着窗外，見遙遙的有三五人上山，預料必定是學生會的代表，他便急急地跑下樓去。代表真來了。內中還有會長一人。他見亦吾，便直率的向亦吾說：

「亦吾，如今真的罷課了，我們幾個學校，都一致行動。貴校就全靠你了。」

他這話含了無限地莊嚴態度，字字入亦吾的耳，好像刻在心裏一般！

「我們還有別的事，先去了！回頭在會所裏見，要緊要緊！」

會長說完，掉頭不顧的走了。亦吾好像聽見了一個大雷聲，後耳中還有囁囁的餘響。他慢吞吞地回到課堂，一點勇氣也沒有了。

三五個同學迎上來，異口同聲的問：

「罷課的事怎麼樣？罷得成嗎？」

「他們已經罷了！」亦吾沒精打采的回答他們。

他們一齊鼓掌，都笑嘻嘻的說：

「好了好了！」

「我們下去打鐘聚會！」說着幾個人飛跑下樓打鐘。亦吾想阻止他，終於沒有效果！鏗鏘的鐘聲，將許多青年吸引到大會場中去。亦吾也只得硬着頭皮走進去。

只一刻的光景，大會場已擠滿了。不過這無情的鐘聲，不單送入青年之耳，同時也告訴了外國校長說他們又在聚會了。聚會是校長最不喜悅的事，況且鐘聲打的這般的急，又在一個還未上課的早晨！

校長便也急急地走到會場門口，一手便將亦吾抓出去了，問道：

「爲什麼事聚會？」

「本埠學校全體罷課了，開會徵求他們的意見。」

校長聽完了話，便和亦吾走進了會場。他不等亦吾發言，先演說本校學生不能與外界一致行動種種廣大